

谭慕平◎著

下江南

邊

『训示堂』
传奇



下江南

黄蓬

『训示堂』传奇

谭慕平◎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江南 / 谭慕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81-9

I. ①下…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271 号

书 名	下江南
著 者	谭慕平
责任编辑	王昕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81-9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章剑华

我曾为许多的展出和作品作过序，但从来没有为一部小说写过序。这次是例外。

一天上午，我正在省文联办公室，一位老者在人搀扶下前来见我。我看这位老者约摸八十多岁，行动也有些不便，手里还拎着一个老旧的布袋，我恭敬地请他坐下。他自我介绍名叫谭慕平，是文联的老同志，曾在省剧协担任过副主席，早已退休在家；说着便从布袋里拿出一大叠的稿子，是手写的（我还以为是上诉材料哩）。老者指着稿子说，这是他这几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准备出版；想请我提提意见，并为之写个序。他反复向我强调，写的是江苏题材，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

这让我惊呆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竟然能够写出如此大部头的作品。虽然我还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具体内容和艺术质量，但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位老人的请求，我答应了。

之后，我用较长的时间读完了这部作品。

这部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发生于江苏里下河地区及黄浦江流域的故事，主要人物是里下河乡绅庞承德家大少爷庞文秀。

庞承德是里下河一带的头面人物，借里下河水路贩运棉花，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庞老爷子严谨古板，外秀内刚，谨遵“训示堂”祖训，信奉“替天行善”，荒年施粥，泽被乡里，人称“庞善人”；子女教育抓得很紧，对品质操守要求极严。缘此，庞承德延请言姓塾师专门教

育庞文秀，大灾时，嘱管家水根带文秀到户外见见世面。

文秀乘船随水根在灾区穿行时，结识香火剧戏班戏子余音、被抓壮丁的马三喜等人。在冒堰财主之子冒加拉拢裹挟下，庞文秀误入赌场烟馆，染上不良习气。加之言塾师是大烟鬼，文秀有样学样，堕为烟民。事发之后，塾师挂冠辞职，父亲按“江湖半载强忍饥寒抗酷暑方知世情险”的古训文秀被逐出家门，被送上开往上海的运棉大船，肩负押运重任，开始“下江南”之旅。庞承德明令水根陪护，暗派忠心耿耿、擅使弹弓、武艺高强的家丁王得彪保驾。

船抵上海滩后，兴隆布厂厂长龙永兴秉承庞承德之意，乘文秀上岸玩耍之机派人悄悄“劫”走棉花船，迫使庞文秀丧魂落魄，只身泥足上海滩。进入“东方巴黎”大上海，文秀瞬间崩溃，严重水土不服，沉没于苦难之谷，亲历脱胎换骨的半载煎熬。灾民们齐聚黄浦江畔，苦脏重活一肩挑，沐浴热带湿润季风，文攻武斗，粉墨献丑，在日本侵华的硝烟中上演活报剧。香火剧社移师沪上，余音参排《三女抢板》，惊遇庞公子。文秀惊梦甫定，摸爬滚打，扛麻袋，打短工，露宿街头，睡废弃厂房，与丐帮为伍，蹭戏蹭饭，卖字兑饭，跑步取暖，化名“梦鬼”，投稿到《浦西晚报》，“乞讨声中唱挽歌”一文令报纸发行量大涨，赢得女记者倪艳容好感。文秀染上风寒，差点送命，余音送衣送药又送暖，一来二去，两情渐笃。余音接纳文秀建议，更名余谷音，拜昆曲传字辈艺术家姚传芾为师，学习昆剧《游园惊梦》，拒绝崇洋派乔治孙的求爱圈套。下江南、浪迹上海的冒加弃儿狎妓，诈骗钱财，先入武术馆，后投日本人，毒打文秀，绑架龙永兴之孙小纪儿。庞文秀会同在沪上服役的马三喜鼎力解难，救出小纪儿。文秀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参加沪江大学抗日歌曲大联唱，萌生向往延安、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因亲友阻拦，未能成行。

历经完毕，庞文秀回归正轨，糗事反转为美谈，内功倍增，出落为栋梁之材，铭感乃父之良苦用心。他靠拢党组织，扎根沪上，宣传抗日，惩戒汉奸，开辟淮南庞氏老店，收留流民，感化丐帮，盘活故乡资

源,交易布匹、粮食,兼营肉骨头、肴肉、叫化鸡、米糰生意,振兴民族实业。并以先进文化冲击家乡的闭塞、保守。水根被拉下水,借店贩毒,谋夺家财,小说再起波澜。

众多人物穿梭于庞舍、上海之间,里下河上帆影点点,涛声跌宕涌动,好人有惊无险,歹徒终遭报应,叛逆无一漏网。庞文秀携余谷音返乡省亲,拜谒祖庙、聆听教诲,修成正果,缔结秦晋之好。

在对日作战中,庞家捐献了全部财产,支持新四军抗日。

读完这部小说,我不仅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所打动,也为作者的文学功力所折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能否改编成电视剧呢?就像《闯关东》《走西口》那样。江苏正缺这样的影视作品。

我期待着。

章剑华:文学博士。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自序

谭慕平

我很幸运，有一位蒲松龄式的婆爹爹（外公）。他在里下河南岸一个小镇上开了一月香店。平时他平易近人、热情待客，喜欢说鬼谈怪，指东论西。公开宣告，谁能说一传奇故事，不论天上人间，天堂地狱，鬼怪妖狐，他就报以一柱香，发作酬劳。这一来几乎天天有人上门说张三如何如何，明日有人上门说李寡妇随人上了江南。

外公并无意编撰汇集成书，只是一种谈笑风生的嗜好。到了老年，两位舅舅都去了外地谋事糊口，不愿继承他的产业，于是关了香店的门，到海安西河沿轮船码头旁，买了（也可能是租了）两进房居住。妈妈总是带着我和姊姊常住在外婆家。这一住，极受外公欢迎。他的满肚子的传说故事，有了市场，不然会憋得慌了。于是一有机会就对我们说长道短起来。

外公很有说书人的伎俩，他肚子里的鬼故事特多，开讲时特意制造一定的环境和氛围，说鬼故事时，白天不说，一定放在晚上暗淡的油灯下，本来已吓得腿不敢放在桌下，盘腿在凳子上的孩子们，更是透过闪烁不定的灯光，看着外公装神弄鬼，时高时低，时而尖叫的面容，既怕又有趣地听他有声有色地讲着。

我的二舅，虽未继承开香店，但他在个性上和外公一脉相承，能会说会道，还会唱。俗话说外甥像舅舅，我因为像他，所以很受他宠爱，带我到餐厅吃大肉包，这在那时是何等的高级享受呀！可惜的是他年轻的染上了毒瘾，戒毒时要我跟他同床而眠；夜里他烟瘾一犯，就抠我

的脚底心，把我弄醒，讲故事给我听，有时教我唱京戏，一段“追韩信”，我至今不忘。可当时夜深人静，听他讲时，有时认真听，有时就沉沉倒下入睡了，但多少也听进了许多。

年岁渐老，这些故事在胸中愈来愈涌动，我便把它们汇集、梳理了一下，发现了一个特点：外公和二舅的故事十有八九都和去江南谋生有关，于是萌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腹稿初成时，没想到我的两个舅舅辗转了大半生，也去了上海。隔断了几十年的甥舅情谊，他们退休后却在上海不期而遇。大舅还是那么冷，二舅却热情有加地讲述下江南来上海的曲折离奇人生，以及许多家乡传说和许多乡人下江南的遭遇。

于是，我把想写小说的念头告诉了他，叙述了全书的设想。他听了极力勉励我动笔。并建议这半年乞丐生活，不能像拉洋片、报流水账样平淡无奇，要有层次、有思想、有看头。

由此，我又重新调整了构思：由耻伸手、羞开口，到万事讲方法（讨饭也有方法），到广见闻，求知识，思谋前程。写下了：闹市区美人强拉乞丐走，女记者向乞丐约稿，夜半踢翻耻辱牌，遭巡捕追打，被无常鬼相救，乞丐帮军阀师长设计脱险，江北人备受鄙视被骂为猪猡，乞丐手持讨饭棍与龟奴拼打以发泄久蓄于胸的愤怒……等等有看头的情节。质疑了一些过去的说法，书写出“成人不成材必为庸碌低能无为之人，成材不成人定成贪婪奸诈邪恶之材”的新楹联，纳入充满神秘奇特故事的“训示堂”。文中主人公还觉悟到，要用先进科技文化，冲击家乡的封闭落后。

为了强化时代特征，全书以日寇大举侵华为背景，主人公从朴素的民族感情，到强烈的抗日意志，到将家财捐献给新四军抗日，努力绘制一幅壮烈雄奇的抗日画卷。

书成后十分感谢外公及二舅的传授、启发、鼓励，祝二位在天之灵继续与神仙伴侣说古论今吧。

目 录

一	001
二	036
三	122
四	162
五	239
六	317
尾声	329

从古城扬州东行，越过三条宽阔的入江水道，便是古镇仙女庙（现为江都区）。由镇东北向，来到邵伯镇；绕过传说是明代刘伯温建立铸造的镇水铁牛，向北便是运河古堤。立堤左望只见古运河，北连高邮湖、宝应湖和淮水，波浪滔滔中，货船南来北往，白帆点点，偶见野鸭低飞，呱呱鸣叫。右望就是一落数丈、广宽无垠、低洼的里下河，老百姓俗称的锅底洼。

这锅底洼连接周围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五个县市，加上以后新建的姜堰、海安，一共七个县市，而兴化则在锅底洼的中心高地，统率整个里下河地区。

由于地势低，这儿便经常发大水，闹水灾。这不，今年淮河决堤，天降瓢泼大雨，一夜之间已成泽国。百姓扶老携幼外出逃难，一时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大雨滂沱，波涛滚滚的水面上，从西北庞舍方向驶来一叶小舟。一个外形老实，两眼却不呆滞、且颇为灵活的中年汉子，这时吃力地划着船，他叫庞水根，是庞家五服外的子弟，初为庞氏家奴，现已成了管家。船头站着一个青年人。此人手执雨伞，身穿银灰色夹长衫，高挑个儿，一头不长的乌发，向两边分开，一阵大风过处，将头发吹得蓬蓬松松，盖住了他白净而端正的面庞。这时他正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惊奇地向四周出神眺望着。忽然看见高坡处一个农民正在用烂泥封门，忙问：“阿根，那人怎么把门封起来？”

“少爷，那是外出逃难的，穷人家没有锁，只好用泥封门，回来时敲开泥土就行了。”

“逃难？到处是水，往哪儿逃？”

“下江南。”水根是被称为少爷者的堂兄。

“唔，江南美呀，噯，什么时候我也逃一次难，到江南玩玩。”

水根：“少爷说笑了。”

被称为少爷的年轻人，刚满二十岁，是庞善人家的独苗传人庞文秀，听这名字显得文雅而稚气。“那墙上的泥巴呢？”

“那不是泥巴，是牛粪，晒干了可以烧火。”

“呀——”他叫了起来，“呀，那树枝上怎么飘着衣服？”

“今年水大，少爷……”水根有些揶揄主人不懂事。

“呀，那是淹死的尸体？”

“是，水里有，岸上还有饿死的。”

“呀，饿殍遍野！呜，还有婴儿啼哭声，惨哉、悲乎！水根，该命人把尸体埋于高处，设法救治婴儿！”

“老爷早已差专人办这件事了。”

这时，雨住了，庞文秀收起雨伞，激动地高声吟诵起来：

大水冲毁淮河堤，

锅底水高与树齐。

饿殍遍野人逃难，

孤鸦哀鸣婴儿啼。

庞文秀家有一个中过秀才的塾师，教他学过四书五经，又从诗经、汉赋、唐诗等文学形式往下教，现在正学唐诗。今天先生叫他交一首习作诗，这下轻松地随口吐出，他特别欣赏最后一句，一高兴一跺脚：“妙哉！妙哉！”

正想弄清少爷诗句内涵的水根吓了一跳：“少爷，这是在船上。”

“怎么啦？”

“你一跺脚，说不定船板就裂了，甚至……”

“别说了，咳，这次老父亲让我来看看灾区的惨景，真长见识，很受教育，我们回去明天搭棚子，施舍义粥。”

话音里透露出对父亲的敬畏之情。原来昨夜父亲庞承德把他从书房唤至客厅，命他请几天课假，搭粥棚赈济灾民。可文秀却不甚解，摇摇头：“先生要明日交一首诗哩。”父亲是一个少言寡语重于行的人，忙喊：“水根，明日一早用船送文秀去灾区走走。”这一走深感父亲深意，明白了施舍的重要，深受教育。

正往下说，陡然听到一个女子在歌唱。忙住口抬头远眺，只见远处驶来一艘中型木船，满载男女老少十数人，一个姑娘站在船头高声唱着：

龙王行雨犯了错，
里下河里漫了锅……

词儿不怎么样，但那音色倒是清亮、苍凉、哀怨。庞文秀心头一颤：“快、快，划近那条船，快！”

那姑娘接着唱道：

淹死饿死多少人，
百姓个个念弥陀。

小船慢慢靠近大船。“呀……”庞文秀为姑娘美艳姿色惊住了：“呀，此人只应天上有。”他忘形地把原句里的“曲”字改成了“人”字。庞文秀激动地喊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好，不过……”

姑娘笑问：“不过什么？”

“死了那么多人还念弥陀，该改一个字，‘念’字改成‘骂’字。”看着姑娘那双明眸、樱桃小口，那圆而稍长、红润的笑靥，庞文秀初见佳丽的心扑扑直跳。

船上忽起闹声：“不、不、不能骂只能敬，龙王和弥陀是两条路上的人呀。”

庞文秀对这话不解，但无意问下去。他感兴趣地问：“姑娘，你唱的是什么调？”

“香火调。我们是一个戏班子，靠演戏活命。”

“明天庞舍有义粥喝，你们去庞舍演出吧。”

“谢谢，我们已与季屯有约了，以后再来吧。”

“姑娘，尊姓大名？”

“余音。”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倒也名副其实。”

“少爷贵姓？”

“敝姓庞，名文秀。”

“原来是庞少爷，久闻大名。”

“非也。小名从不外露，焉有大名。”

余音脸一红：“再见，少爷。”

“呀，再见？对，会见到的。”看着渐渐远去的大船，庞文秀有些悻悻然，不，是怅然若失。目光虽追逐着余音，也看见余音回眸冲他微笑，但终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不由长叹一声。

久处书斋，极少与女子，尤其是美女接触，且情窦已开的庞文秀为余音少女的倩丽、感人的歌声所震撼，特别是那临去秋波一瞥，顿感全身颤动，久久不能平静。刹那惊艳的喜悦，瞬间再见的怨尤交织在一起，他心情复杂紊乱。

船到野猫口码头，庞文秀弃舟登岸。岸边人纷纷向他问好，文秀也拱手打招呼。刚走了几步，只见一座高大坟茔，坟前立一碑，上书：铁拐李霍海豹之墓。庞文秀不解地问：“这姓霍的是什么人？”

水根摇摇头：“我只知道老爷每年清明都要来烧香拜祭。”

庞文秀正沉吟思索答案，忽见两个男子近前一揖：“庞少爷，请留步。”

文秀忙止步还礼：“先生贵姓？”

年长约四十余岁的男人，眼球略一转动，浮着笑：“鄙人冒加。有缘相会野猫口，来个洋礼拉拉手。”说着伸出手来。开口闭口顺口溜，是冒加的习惯。

庞文秀只好伸出手和冒加拉了拉。

水根捣了一下庞文秀：“他乃冒堰冒大财主的大先生。”

冒加把身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往前一推：“此乃小犬冒思进。”

“小犬？不、不像，是小弟吧。”文秀看着二人年岁相差不大，不解地问道。

“哈哈，少爷？我俩的岁数差距不大是吧？咳，鄙人养儿子在洞房花烛夜前，将来娶媳妇该在抱孙子后了。”稚嫩的庞文秀没弄清这话的意思：“取笑了，冒先生此来庞舍有何贵干？”

“一为交友、二为无事走走，不想一进镇，就碰见了少爷，也是有缘。走，我请少爷吃顿美餐。”

很少进餐馆的庞文秀来了兴趣，耳边忽响起水根的声音：“少爷，老爷在家等你呢。”

“吃完饭再回去，请，冒大先生。”

四人进了一家名集贤酒家的饭店落座，冒加露出一脸诡谲的笑容喊：“来，跑堂的拿菜单来。少爷，请点菜。”

“鄙人不善此道，还是先生点。”

冒加熟练地：“好，我就代劳了。来，一碗肉、一盘鱼，炒蛤蜊，腰花、猪肝各一盘，醉蟹一斤，再来一斤白干。”

随着跑堂的吆喝声，没五分钟菜就上齐了。冒加斟上酒，一举杯：“少爷请。今儿我做东，略尽地主之谊；虽然不在冒堰而在庞舍请客，但这客总是我请的，今儿少爷放开量，喝个一醉方休。”

庞文秀虽很少涉足社会，不懂人情应酬，但聪明过人，一听冒加这话，就听出了弦外之音，意在逼自己做东啊：“不，今儿在庞舍该我请冒先生，他日到冒堰再叨扰吧。”

“不、不、不。”冒加假意推托。

“就这么定了。”说完庞文秀一杯落肚，挟了块瘦肉品嚼起来：“呀，这馆子里的菜就是比家里的香。”

冒加热情洋溢：“来，少爷，我们来划拳。”

“对不起，没学过。”

“我教你。这叫五魁首、六六全、七巧……”

正热闹，水根打开窗子猛喊：“平明，找谁？”

“呀，找少爷。东头槐树下马家有丧事，老爷叫公子去吊唁死者，安慰生者。”

又一杯酒下肚的庞文秀，叹了口气：“咳，真扫兴，水根去结账。走。”

等水根付了钱出了门，冒加：“儿子，跟着老子没错吧，吃，风卷残云一扫光，免得肚皮闹饥荒。”

“你这是骗人嘛，明明身无分文，却要诱人家请客。”

冒加一嘴的顺口溜，自夸地说：“嗨，闯荡江湖有本领，少不了哄吓与诈骗。儿子，你要学着点。”冒加看着庞文秀的身影，突然哼了一声。

冒思进不解地：“吃了人家的，还哼什么？”

“你不懂。”

“你又犯妒忌病了。”

水根追上庞文秀：“少爷，冒加是个赌徒、败家子，偌大一份家产被他输光了。如今身无分文，这次是来骗吃骗喝的。你要明白，少爷，这世道复杂呀。”

文秀点了点头，可心里并不这么想。十几年来整天面对塾师那副端庄严肃的面孔，心中有些腻烦，今日一见冒加颇感新奇，来了兴趣：

“不过，这人还算热情——”正要往下说，前面忽起叫嚷声。只见几个当兵的扛着枪，绑着一个壮汉走来。那壮汉流着泪求道：“老总们，家父去世，尸骨未寒，你让我殡葬了他吧！呀，少爷……”他猛见庞文秀，冲上几步跪倒：“少爷，救救我呀，葬了家父我就跟他们走。”

水根：“少爷，他就是死了亲爹的马三喜。”

文秀见状扶起那壮汉：“杨排长，这事儿我担保行不？”

“庞少爷担保哪能不信，不过……这抓壮丁我是立了军令状的呀。”

马三喜磕着头：“少爷，马三喜也是条汉子，决不让少爷为难。”

“行，杨排长，我全包啦！请前面办事。”

握别杨排长，水根已为马三喜解开绳索：“少爷正是奉老爷之命来悼念你父亲的。”

庞文秀掏出十块大洋：“买口棺材把父亲葬了吧。”

马三喜连磕三个响头：“马三喜今生今世要报庞家大恩，来世为庞家变狗守门。”

“别瞎说，乡邻乡里的，又不是光帮了你一家。怎么你想去当兵？”

“在家死路一条，当兵打仗一条死路，在战场上跟日本鬼子干，值！”

“要求生，别说死。祝你平安。”说话间已来到马家。水根点燃纸钱，庞文秀跪在遗体前磕了三个头，马三喜哭着陪跪磕头，以作答礼。哭着送别庞文秀。

次日鸡啼时，外面仍下着雨；四乡八镇的灾民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早已手拿碗筷排着队，等待施舍一勺稀饭以求保命。

庞文秀正卷着衣袖，手执饭勺忙着给灾民分稀粥。几个已分得稀粥的灾民正围聚在河边边吃边聊。

正聊着，忽然有人喊：“唷，牛剃头，到哪儿去呀？”

河下一条小船搁着一副剃头挑子，被称“牛剃头”的老汉：“皇帝下

江南，我也下江南。”

“这儿庞少爷正在施义粥，喝一碗再走。”

“行……”牛剃头系好船跨上岸，拿碗向庞少爷讨稀饭。

庞少爷勺了满满一碗递上。

牛剃头：“少爷，你头发要剪了。”

“不麻烦，耽搁你时间，外面挣钱苦呀。”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放心。”说着上了船道别走了。

有人说：“这庞家一遇灾就施舍，真是个善人。”

“都说富不过三代，这庞家恁从没出过败家子。”

“积善呗，哪像冒堰冒员外家，刻薄欺压庄户人，养出了个败家子。”

“别说了，那个败家子来了。”

冒加边喝稀粥边问：“说什么呢？”

“说积善人家春常在，不出败家子。”

“你错了！庞家二房的庞文田吸毒成瘾，被赶出家门。诸位看着，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出来。”冒加心理阴暗，忌妒心从心底喷发出来。这时，一碗粥早倒进了胃里，舌头在碗里舔着：“再去要一碗，走。”

“一人一碗。你多了，排队的人就多了一个人吃不上了，要饿死人的。别干缺德事。”

“你小子骂谁缺德？”

“谁想要第二碗就骂谁。”

“你不想活了，王八蛋。”

“嘿，别少爷腔，我认识你，冒家的大先生，败家子。”

冒加气急败坏：“你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你冒大爷的命是倒马鞍形，你懂个屁。”

众人来了兴趣，追问什么叫倒马鞍形。

冒加神气了：“嗨，这马鞍不是上窄下宽吗？倒过来，就是上宽下窄成U形。我从大财主跌落底层，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过几天，立马